



新刻  
改正

中  
庸

道春點

全

0512  
1914  
2



12  
1914  
2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

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

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

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

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息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

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

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  
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  
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  
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  
以竣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  
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  
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

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  
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  
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  
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  
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  
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  
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



中庸  
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太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音見

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有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入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小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

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

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

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

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解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

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天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

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短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

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寬柔以

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

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

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社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

矯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

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塗而廢吾弗能已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道道而行半

平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而裕如者正五言未

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君子依

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

平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而裕如者正五言未

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君子依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辨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及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

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

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

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云鳥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大雅旱麓之篇為鳩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大雅旱麓之篇為鳩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大雅旱麓之篇為鳩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

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

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

所以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

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

人改而止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

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

為入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

能行非欲其遠入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

一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

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患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

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亡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

於人亦不遠入以為道之事張子所君子之道四丘未

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

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

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

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以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

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

也。凡此言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 右第十三章

隱存焉。下章效此。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味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

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

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

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及求諸其

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

自卑。辟，辟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

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如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請以明行遠自適登高自昇之意。

###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

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

使天下之人齊明齊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

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者高懷。俯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詩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詩大

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存。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焉故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

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大雅假樂之

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假樂之

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

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

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專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

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專纘

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

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

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道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

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

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

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

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

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

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

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祭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殯

既葬則曰及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在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魯。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

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久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

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久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

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躬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

二者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

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法於天以事之不可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

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

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

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

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

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

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

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未以入

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其為人下而不辭故

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知斯三者則知所

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

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

對亡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

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

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庶民

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躬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

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修身則道立尊賢

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

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

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

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

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

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餽餽稟稱食也稱事如周禮豪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

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二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

友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

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

至於聖則不能無入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誠此

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

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

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

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

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

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



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及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

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入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昧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鼻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道也之道音道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在我者亦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深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

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

中書

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天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怠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純蓋

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

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

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

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入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

文

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及復也。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雖有次序之體。二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

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

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從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

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

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

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

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

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

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

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未有不如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數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

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而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

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

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

章也理條理也密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潤也淵泉

中庸  
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

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

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

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

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天音

扶焉於虔。及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



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  
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  
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  
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羊皆作  
衣錦聚衣聚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  
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寶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  
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  
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  
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詩云  
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

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  
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  
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

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  
也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

詩曰奏假無

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

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

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輶由音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

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蒸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二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

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

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 畢



